

彼岸

有一次到洛杉磯，打了一個電話給從前東京辦公室的秘書林曉青，她嫁了給日本丈夫，兩人定居加州。

「我開車過來接你。」她說。

我問：「你住得多遠？」

「很近，一下子就到。」

她掛完電話，我等了三個鐘，她才出現。這件事證明遠近只是一個觀念。住加州的人，車程一兩個小時是等閒事，但是如果你住在香港，聽到人家住落馬洲，四十分鐘左右可達市中心，但已經大叫：「你怎麼住得那麼遠？」

我們去旅行，一聽到是去歐洲，大家頭腦上即刻浮著「長途跋涉」這四個字。對出門多的人來說：「十二個鐘嘛，半夜出發，睡它一覺，第二天一早抵達，不辛苦。」

這次我來歐洲就是那樣的，前一晚趕了通宵稿，已疲倦不堪。上飛機前吃得飽飽，又連灌老酒三杯，一上機睡得像死豬，連喜歡的電影也不看了。

睡不著的人也許是難捱的，這段旅程。不過，當今的安眠藥不是那麼可怕，吃了也不會上癮。種類很多，有的吃了還有點飄飄然的感覺，很舒服的。臨行之前向你習慣看的醫生要幾顆好了，他總不會害你。

把那十二小時分開來消磨也是好辦法。

吃兩餐，至少兩個小時。看兩部電影，四小時，你已經去掉一半時間。

其餘的那六個鐘怎麼打發？重看金庸小說最快。看書會頭暈的話打遊戲機好了，羅拉的

胸部一下子大一下子小，很有趣，比拍成電影的安芝蓮娜．祖莉還要可愛。

甚麼都不喜歡，做任何事都心煩，覺也睡不著的人，可以念心經、記心經、背心經，佛

祖一定保佑你。這個彼岸，較易抵達。